

郭宏安 著

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

郭宏安 著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郭宏安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7-100-05315-3

I. 从… II. 郭… III. 日内瓦学派(文学批评) - 研究
IV. B84-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21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
郭宏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315-3/B·716

2007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导 论

“日内瓦学派”:学派的困惑	1
---------------------	---

第一章

马塞尔·莱蒙与认同批评	47
-------------------	----

第二章

形式:巴洛克与装饰主义	94
-------------------	----

第三章

阿尔贝·贝甘:作为使命的阅读	127
----------------------	-----

第四章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和意识批评	158
-------------------------	-----

第五章

让·鲁塞:总体的读者,全面的阅读	197
------------------------	-----

第六章

让·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	221
----------------------	-----

第七章

让·斯塔罗宾斯基:批评的轨迹与阐释的循环	246
----------------------------	-----

第八章

让·斯塔罗宾斯基论“随笔”	285
---------------------	-----

主要参考书目	314
--------------	-----

导 论

“日内瓦学派”：学派的困惑

内容提要：在文学批评史上，“日内瓦学派”这个称谓，文学史家历来有很大分歧。一般说来，被认为属于“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本人都持否定态度，或者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关于批评的认同、形式、朗松及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等问题上，“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不过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个根本的问题，他们却有着近乎一致的看法，即他们都认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意识现象，文学批评就是一种关于意识的意识，所以，“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是意识批评，只是批评的意识有所不同。他们的传承不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与其说是胡塞尔，不如说是柏格森。他们都同意，文学批评是一种对作品进行的“创造性的阐释”，是一种“阅读的艺术”，批评是阅读的延续和升华。总之，日内瓦的批评家是一个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批评群体，不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纲领和口号的学派。在批评史上，批评家的重要远甚于学派。

一些学者、作家或批评家为了遵循一个共同的理论，为了传播一种共同的美学理想，为了推进一种共同的研究、创作或批评的倾向，或聚集在一起，或分散在各地，实际上组成一个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他们有一个或数个导师或精神领袖，有弟子，有相近的风格、主题或题材，有共同致力的出版物或文化机构。或自卫，或进攻，他们往往对相异的理

2 从阅读到批评

论或倾向进行论争,所谓“党同伐异”。我们把这样的团体叫做学派。如《辞海》上所说,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法国文学及批评史上,15世纪的“修辞学派”,16世纪的“七星诗社”和“里昂派”,17世纪的“古典派”,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批评方面的实证主义,所谓“朗松派”,都是著名的流派、思潮和运动。20世纪更是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什么“未来主义”、“一致主义”、“新小说”、“新批评”、“荒诞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学派的产生,以及因之而起的论争,说明学术的繁荣,对于学派的明晰的界定标志着学术发展的阶段;但是,由于界定不清而导致学派的泛滥,则会给学术的发展带来混乱。就文学批评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它使学科的发展面目不清,尤其是它使批评家的独特个性湮没不彰,而在文学批评上,批评家的重要远在学派的重要之上。那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经常谈论的文学批评的“日内瓦学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派别呢?换句话说,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否以学派的出现为唯一的或主要的标准呢?

(一)

文学批评的“日内瓦学派”(语言学上另有“日内瓦学派”一说),又称现象学文学批评或意识批评,其称谓最早大概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美国,其后才传到欧洲,尽管主要说的是欧洲的或法语的文学批评。

1959年2月7日,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比利时文学批评家乔治·布莱在给日内瓦大学教授马塞尔·莱蒙的一封信中写道:

“……想到我和日内瓦大学有了联系(他刚刚收到日内瓦大学校长的一封信,通知他已成为日内瓦大学的名誉博士——笔者注),我是那样地高兴,因为这是您工作的大学,因为由于您(尽管您否认),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批评流派,可以说,我一想到成了它的一员,就感到自豪和幸福。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几个月前,我收到一本谈狄更斯的书,作者是巴尔的摩的一位年轻教员,他在给我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成为日内瓦学派的一条微末的、外省的小枝。”^① 信中提到的“年轻教员”指的是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他曾经是布莱的学生,他的《狄更斯的小说世界》被美国批评界认为是一部现象学文学批评的力作。乔治·布莱于1952—1957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我们有理由相信,“日内瓦学派”一语早经布莱之口传进了米勒的耳中。从此,以马塞尔·莱蒙为首的一批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如让·鲁塞、让·斯塔罗宾斯基,还有比利时人乔治·布莱、法国人让-彼埃尔·里夏尔就被称为“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了。当然,还要算上瑞士人阿尔贝·贝甘,他是马塞尔·莱蒙的朋友,已于1957年去世。

但是,“日内瓦学派”的称谓,在批评界并非没有异议,尤其是当事人。

“日内瓦学派”的批评被称为现象学批评或意识批评,这种观点在美国比较流行,有几种著作出版,例如萨拉·N.拉瓦尔的《意识批评家》(1968年),约翰·K.西蒙主编的《现代法国批评:从瓦莱里到结构主义》(1972年)和罗伯特·R.马格廖拉的《现象学与文学》(1977年),这几本书都出现过“日内瓦学派”的字样,有的还可以说是关于“日内瓦学派”的专著,但是,这几本书都把“日内瓦学派”直接称为意识批评或现象学

^① 《马塞尔·莱蒙与乔治·布莱通信集》,法国约瑟·科尔蒂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4 从阅读到批评

文学批评。在法国,1987年出版的《20世纪文学批评》(作者是让-伊夫·塔迪埃)称“日内瓦学派”为“主体意识批评”,排斥了让-彼埃尔·里夏尔,将其归入“客体意象派”。在瑞士,1974年出版的《瑞士法语新文学史》(作者是曼弗雷德·葛斯泰格)提到了“日内瓦学派”,将其定义为对作品进行“创造性的阐释”。1997年,由西方近30所高校的36位教授集体编写的《诗学史》出现了“日内瓦学派”的字样,但只是在《题材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一节中,并没有作任何解释,执笔者是来自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威尔弗里德·斯梅康斯。《法语瑞士文学史》(1998年出版,罗杰·弗朗西庸主编)将其一章冠名为“日内瓦学派”,只是论述了日内瓦大学的几位批评家,对“学派”的含义则未着一字。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美国的批评史家之外,其余的批评史家或文学史家在使用“日内瓦学派”这一称谓时,往往是一带而过,对其内涵则不作任何的说明或铺陈。

1966年9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关于“批评的目前倾向”的研讨会,会期十天,可以说是法国新批评的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的一次大聚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批评目前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日内瓦学派”的提法,通常被认为属于“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被称为“主题批评家”。乔治·布莱于1971年出版了《批评意识》,被人称为关于“日内瓦学派”的“全景及宣言”式的著作^①,可是这本书里通篇不见“日内瓦学派”的字样,尽管乔治·布莱是提出“日内瓦学派”的始作俑者。1978年出版的罗杰·法约尔的《批评史》是一本广泛用于法国高校的著作,1987年出版的由莫里斯·德尔克鲁瓦和费尔南·哈林主编的《文学研究导论》是比利时高校使用的一本教材,这两本书都没有提及“日内瓦学派”,而同样地采用了“主题批评”的说法。1974年出版

^①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法国贝尔封出版社,1987年,第77页。

的阿尔贝·雷奥纳的《20世纪法国文学观念的危机》一书则把那些批评家称为“存在批评家”,同样放弃了“日内瓦学派”的称谓。1979年在瑞士卡尔蒂尼举行了阿尔贝·贝甘和马塞尔·莱蒙学术思想的研讨会,本来是论述“日内瓦学派”的大好机会,孰料包括乔治·布莱、让·斯塔罗宾斯基、让·鲁塞、让-彼埃尔·里夏尔在内的会议参加者根本没有提到这个词。讨论的时候,有人说,乔治·布莱承认他提出“日内瓦学派”“几乎是犯了一个错误”^①。1989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观点》一书,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组织编写的,副题是“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却对“日内瓦学派”只字未提。也许编者认为“日内瓦学派”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流派,不具有文学理论上的意义,故不予提及,也未可知。可以说,欧洲的批评史家在使用“日内瓦学派”的说法上,是心存疑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日内瓦学派”并非一个为批评界普遍接受的称谓。批评史家们或者接受这一概念,然而立即指出其成员之间的分歧,而对其总的倾向则泛泛而谈;或者拒绝这一概念,或者对这一概念保持沉默,也许从礼貌的角度考虑,不使用某一概念就是拒绝这一概念了。

(二)

在这种情况下,不妨看看当事人对“日内瓦学派”的称谓的态度,或许有助于事实的澄清,虽然批评史家有权置被批评者的个人表白于不

^① 《阿尔贝·贝甘与马塞尔·莱蒙,卡尔蒂尼研讨会论文集》,法国约瑟·科尔蒂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

顾。

《微观与宏观》是在罗马出版的一本杂志,在197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所谓“日内瓦学派”五大成员的访问记,访问记的作者是弗朗克·贾克纳,日内瓦大学的意大利文学讲师。题目很有意思,是《“日内瓦学派”:神话还是现实?》。成员的身份不同,问题也就有微妙的差别。杂志只是提问,需要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和回答。不妨让我们看看,他们如何回答主要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马塞尔·莱蒙。

问:人们经常谈论“日内瓦学派”,您是这个学派的创立者,依您之见,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什么?

答:我从未想过要创立学派,因为我从未想过强加给我的学生一种方法;另一方面,要知道有哪些批评家属于“日内瓦学派”,我觉得他们之中主要的批评家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很快又变成他们自己了。

至于这个学派的特点,我只能首先谈谈我自己;我只能跟您谈谈我对两件事情感兴趣:第一件是语言的艺术品的本体论内容,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内容深刻地包含在形式之中;第二件是文化的大的运动(那时是指“思想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在1926至1928年期间遇见的德国人的影响,是那种在一定的时刻、在精神的不同的产品中,例如文学、绘画、音乐等,产生的有机的东西,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一种必然性。

一件语言艺术品的内容是内在于形式的,而形式并非一件衣服,一件外套,它是一件压制品的等价物,其中可以明白地读出一种内在的结构。这件作品放在、处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如同在一个小宇宙中被反映出来;其中交织的形象是一些模糊的象征;这些象征所体现的东

西归根到底是形而上的现实,是一种人们无论费多大的力气也翻译不出来的具体的现实,也不能使之进入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现实是注定无效的。

一件语言的艺术品就一位作家相对于世界的存在方式来说,不能被归结为一个物的状态,或者一种简单的材料。它就是一种存在,人们应该试着让它和自己并在自己身上一起生活,但是应该和它一样,不违背它的特性。……

问:您的批评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吗?是否可以区分出某些阶段?是否可以指出在形成的过程中所受的影响?

答:是的,当然可以。首先是索邦大学,索邦大学的实证主义,因为我有好几年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然后有夏尔·杜博斯和雅克·里维埃的远为主观的批评反对这种索邦大学的实证主义,里维埃是《新法兰西评论》的主编,我本人认识他们。然后是德国文化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的影响,特别是狄尔泰的《体验与理解》和贡道尔夫的《莎士比亚和德意志精神》;是这两本书使我朝绘画和音乐看一看,以便试着想象大的整体,特别是巴洛克引起我长期的兴趣;以后我就断然地从巴洛克转向装饰主义;在这方面,我认为最令我满意的是一部诗集的前言《法国诗和装饰主义》,这部诗集于五年前出版。

问:在目前批评的形势下,您认为日内瓦的使命是什么?

答:您的意思无疑是说在让·鲁塞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手中,有时候也包括让-彼埃尔·里夏尔,“日内瓦学派”还剩下什么。当让-彼埃尔·里夏尔送我他的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书中的论文,如果没有《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的话,是一篇也写不出来的。但是,现在他以那么明显的方式变成了他自己……。

日内瓦的使命,首先是用法文而不是用术语写作,其次,对斯塔罗

宾斯基来说,是要取一种中心的而不是系统的立场;不把自己封闭在意识形态之中。鲁塞现在可以作形式主义的批评,但是他也不应该封闭在结构主义的系统中。如果人们看看他最近的著作,可以看出他明显地改变了批评的方法,越来越注意到语言学的发展。

从马塞尔·莱蒙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已经流行了近 20 年的一个概念,他是被迫地接受了“日内瓦学派”的说法,但是表现出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所以,谈到这个学派的特点时,他只能谈谈自己,而不能论及他的学生。他虽然指导过让·鲁塞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的博士论文,却不能对他们的方法置一辞。至于让-彼埃尔·里夏尔,我们明白为什么让-伊夫·塔迪埃要把他归入“客体意象派”了。对于日内瓦的使命,他有一句妙语,谓“用法语而不是用术语写作”,这是“日内瓦学派”诸人唯一的共同之处,然而这却不是学派的特点,其含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让我们看看让·鲁塞。

问:人们经常谈论您作为成员的“日内瓦学派”,这个学派包括些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成员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答:还需要说这一称谓没有任何正式的东西、不代表任何有组织的倾向吗?我想,这个念头来自乔治·布莱,他由于和马塞尔·莱蒙的友谊和意气相投而自愿地属于这个群体,在他认识莱蒙之前,后者的著作就照亮了他的行动。当然,由于作品的重要性和人格的光辉,应该把马塞尔·莱蒙置于这个群体的中心和开始。让·斯塔罗宾斯基和我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而后成为他的朋友。他在各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多,这是肯定的。

马塞尔·莱蒙尊重别人,关心差别,从不想在他周围聚集任何类似于学派的东西,因为“学派”这个词意味着某种系统和理论的东西。人们接受的是在一些基本点上的一种不言自明的一致:文学被看做一种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具有特权的工具;注意作者和作品的独特性,而非文类和关系;不否认历史,但是要以服务于批评的方式处理,这种批评是乔治·布莱所说的“意识批评”;也就是说,在一部作品和一种语言中有一个中心主体抓住的那种批评;这就是对于形式和风格效果的兴趣,对于文学和其他视觉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兴趣:装饰主义,巴洛克(马塞尔·莱蒙和我),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让·斯塔罗宾斯基)。

问:人们知道,对于法国文学批评来说,日内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尖端地位。在批评的目前形势下,您认为日内瓦的使命是什么?

答:说“处于尖端地位”显然是夸大其词。我不认为在文学批评上有什么“日内瓦的使命”;在日内瓦工作的人常常是出于一种友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倾向,而且并非不知道人们在外国做了些什么。如果说“日内瓦的使命”的话,除了它使用法文外,大概就是它向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和研究开放吧。

问:您的批评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吗?是否可能将其分做几个“阶段”?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哪些影响?

答:当然,它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有些幼稚;对于正在做或已经做过的事情的意识在工作之后,而不是在工作之前。我在完成《巴洛克文学在法国》之后,才意识到这本书可能是对于文本与造型作品之间的关系的集体想象力的历史的一种贡献。的确,我以后写的书与更精致的理论前提有关。一方面,这种精制化反正也不是很严格的,是根据阅读的经验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批评的热闹和理论的思考也增加了相遇和影响;同时——这是一切的起源——马塞尔·莱蒙的巨

大影响,后来又有乔治·布莱的影响。

在其回答中,让·鲁塞明确地反对“日内瓦学派”的提法,指出“这一称谓没有任何正式的东西,不代表任何有组织的倾向”,他只承认一个由友谊而形成的“群体”,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倾向”,而这个群体的中心人物是马塞尔·莱蒙。值得注意的是,鲁塞对于前辈批评家,他只指出马塞尔·莱蒙和乔治·布莱曾给予他“巨大影响”,这说明了他的师承。同时,乔治·布莱声称要“摧毁”形式,而让·鲁塞恰恰要进行形式的研究,把这样的人看做老师,这其中的理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他还指出,所以没有一个刊物,恰恰因为不存在一个学派。这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反对日内瓦的批评处于批评界的“尖端地位”的说法,这不仅仅是出于谦虚,而是一个批评家的冷静而客观的看法。

让我们来看看让·斯塔罗宾斯基。

问:人们经常谈论您作为成员的“日内瓦学派”,这个学派包括些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代表人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答:对于从外面谈论的人来说,“日内瓦学派”的概念无疑是很方便的。习惯上将其归入的人(贝甘,莱蒙,鲁塞,布莱,我本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由一种共同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学派的成员。他们从事文学批评,既不把它看成实证的科学,也不把它看成是一种信条的应用。如果要在他们中发现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技巧(语义学的,语法的,描述的)从属于个人的意图,这种意图或是宗教的(贝甘,莱蒙),或是美学的,或是人类学的,等等……缺乏一种方法论的共同点也许正是一种共同忠于自由阐释文化的文本和材料的迹象。

问:您的批评思想是否逐渐形成的?是否可以区分出某些阶段?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哪些影响?

答:我没有建立一种批评思想的打算。我20岁的时候有几个大的“主题”吸引了我:真诚,面具的吸引和拒绝(如人们在典型的作品中碰到的那样),忧郁(它抱怨只同那些面具打交道)……我研究的方式逐年增多。我学习的人的名单很长:莱蒙和布莱,萨特和卡西尔,弗洛伊德和斯皮策。影响我的作者是那些启发我思考的人,常常是“反对”他们的著作的一个方面……还有,学习医学,实践的医学,使我对证据和证明要求很严。医学(以及对医学史的某些了解)使我对那些江湖骗术和伪科学很放肆,我认为这是健康的。

问:在目前的形势下,您认为什么是日内瓦的使命?

答:倾听人们在别处做了些什么。保持独立的精神。警惕教条主义,警惕把一小堆窍门和秘诀当做正统的诱惑,并非一件小事。由于它的机构不大,日内瓦向我们提供了独立的可能性。这不过是运气,不是使命。任何事情都不是事先决定的。同样(正如您暗示的),寻求隐藏在作者“后面”的人是没有用的,在完成工作之前确定一种使命是没有用的。

斯塔罗宾斯基把“日内瓦学派”看成是局外人的一种“方便”的谈论,这很有道理。方便者,肤浅也,“游谈无根”之谓也。所谓“日内瓦学派”的唯一共同点,乃是方法服从目的,目的不同,方法也就各异了,所以他说所谓“日内瓦学派”“缺乏方法论的共同点”。目的不同,方法各异,谈何学派?看来,斯塔罗宾斯基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日内瓦学派”的概念了。有趣的是,他学习的人的“名单很长”,但是没有提到一个现象学家。他行医多年,是个精神分析大夫,这使他“对证据和证明要求很

严”，也使他对居斯塔夫·朗松抱有好感，虽然居斯塔夫·朗松是法国新批评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意味深长的是，他之谓“学习”，乃是从他反对他所学习的人的学说的一个反面开始的。

让我们来看看乔治·布莱。

问：让·鲁塞说您是“日内瓦学派”这一称谓的创造者，您说您很愿意属于这一学派。这个学派包括些什么？其特点是什么？其成员相同的和不同的又是什么？

答：说到创造者，显然我是第一个谈论“日内瓦学派”的；您可以想象，这几个日内瓦人以这种方式来称呼自己是困难的，特别是我感到我和这个群体是休戚与共的，所以我才称之为“日内瓦学派”。

……“日内瓦学派”的组成主要是马塞尔·莱蒙，他是创建者，阿尔贝·贝甘，他已经去世，鲁塞和斯塔罗宾斯基，我也属于这个学派，后来还有让-彼埃尔·里夏尔。我认为，还有一些人属于这个学派，他们不是法国文学教授，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运用这个学派的原则和倾向，例如博申斯坦，他是日内瓦的德国文学教授。

我认为，“日内瓦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朗松派”，反对一个在生活的事件和一个作者的文学作品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学派；这样的方法必然用传记来解释文学。相反，“日内瓦学派”是一个主题学派，它的基本方向是主题，我称之为作者的范畴，例如在我是时间、空间、自我意识、数、关系，还有其他的。所有这些亚里士多德的大范畴关系到精神的功能，这些功能通过属于这个学派的人的著作的某些总是相似的表达方式，必然地表现为循环、重复。找出莱蒙的主题，斯塔罗宾斯基的主题，里夏尔或鲁塞的主题，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共同点表现在指向对于作品的深度阐明而不是传记事实的解释的同样的主题学关

怀和同样的需要。不同点是,组成日内瓦学派的不同的批评家具有不同的范畴。……

问:您的批评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吗?可否区分出某些“阶段”?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哪些影响?

答:我一直对批评感兴趣,我发表批评文字的时候还很年轻,在1922至1923年,我20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比利时有着小小的名声,我给一个青年人的叫做《选择》的杂志写东西,我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我写的批评文字和我以后写的很不相同;我没有任何方法,我只相信我的印象。我曾经很受印象派的批评家儒勒·勒麦特的影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反复阅读他的著作;1922至1923年间,我试图模仿《新法兰西评论》的首席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我受蒂博代很大影响,以至于我起了一个笔名(我署名乔治·蒂亚莱);人们在比利时皇家图书馆的《选择》中还可以找到这些文章,它们从未结集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阶段,我的批评思想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为我相信一系列无序的精神活动,连续地、没有目标地投入到我看中的作家的精神生活中去。

1933至1937年,我受到莱蒙和贝甘的强烈影响。这时,我正准备关于邦雅曼·龚斯当的论文,我好像发现他的基本因素是时间:我觉得他深深地被时间性的经验打上了烙印。为了更好地写这篇论文,我开始研究在浪漫派文学中出现的主题,这种探索使我渐渐地向后回溯到很远的地方,也就是说,我首先研究浪漫派时期的时间观念,这使我又回到18世纪,我似乎在那里发现了这种时间观念的源头。我开始就卢梭和狄德罗写文章,我觉得他们是这方面的关键作者,由此,我又沉入宗教问题,我发现时间的概念与基督教的宗教经验有最紧密的联系,最后,我觉得一切都来源于人们在圣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家的著